隙光亭雜識

隙光亭雜識卷一

長白揆叙愷功氏惟□居士纂集
男永壽仁山甫謹較訂

余髫年時聞里語有云輦轂之下龍宿郊民時未知其義亦不識其語起於何代也一日偶與王閣學麓臺論畫麓臺云董北苑有龍宿郊民圖爲海內所珍當日因宋藝祖巡行郊外父老懽迎遂駐蹕其地故作此圖余方悟里語葢本諸此圖今藏江南某氏

左傳僖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

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杜氏解以弗可爲句以赦爲赦楚勿與戰余按是時楚已强盛故僖之四年齊桓伐楚且退師而爲召陵之盟今宋襄非齊桓之比何得云赦楚耶司馬之語葢謂宋公違天將不爲天所赦宥也杜説不可從

烏斯藏喇嘛香焚之能驅邪辟穢京師貴重之不可多得有紅黃二種紅者用番紅花合成黃者用龍鯉亦曰鯪鯉俗稱穿山甲指爪其價比紅者尤昂

回紇後改稱回鶻其先曰高車部亦曰勑勒訛爲鐵勒

唐天寶三載始自立爲可汗明皇亦因而册命之其時斥地愈廣盡有突厥故地祿山之亂遣兵助唐收復兩京肅宗始以幼女寧國公主妻之德宗朝又妻以咸安公主始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穆宗時復以太和公主下降憲宗女也至於武宗回紇衰亂其後中華亦多事貢會不常史失其傳葢不可得而詳矣或云今之徊民是其苗裔或曰　或曰

迄無確據

上云郎今之烏斯藏也昔年達賴喇嘛曾進一銅器上有

大唐年號葢當年公主下嫁贈遺之物矣再考憲宗元和初回鶻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湩酪可汗嘗與之共國者也今之喇嘛卽當時之摩尼其爲烏斯藏無疑

聖鑒淵博度越前古如此

齊書東昏侯鑿金爲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余閱釋典見佛報恩經有云鹿女步步舉足皆生蓮華（文多不載）東昏語葢取此胡身之註通鑑所未及可以補之

內典者域因緣經絕似史記扁鵲倉公傳而奇詭過之

曲子一句中兩用韻者謂之短柱見陶南邨輟耕錄徐文長四聲猿中玉禪師沽美酒一曲正用此體

達磨之磨蘇子瞻詩去聲呼按續傳燈錄繼昌禪師云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不來面壁九年空冷坐又大中隆禪師云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着達磨放步卽交肩開口卽咬破又壽寧善資禪師云諸方五日一叅壽寧日日陞座莫怪重說偈言過在西來達磨竝可證也作平聲者非

周櫟園閩小記云蟲名石背者荔之蟊賊夜燕則龍眼熟時所忌或以夜燕爲荔枝之害者誤也

佛書伊蘭臭若胖屍熏四十由旬仲秋月栴檀發香永無伊蘭臭惡之氣楞嚴云香臭二種流氣不生伊蘭及栴檀木是也或以爲香草而誤引用之此不讀佛書之過耳

佛經言友有四種一者如花好時插頭萎時捐之見富貴則附貧賤則棄是花友也二者如秤物重頭低物輕則仰有與則敬無與則慢是秤友也三者如山譬

如金山鳥獸集之毛羽蒙光貴能榮人富樂同歡是山友也四者如地百穀財寶一切仰之施給養護恩厚不薄是地友也四友名甚新竒可喜覺廣絕交論爲煩

竈神姓蘇婦姓王名摶頰見許慎五經異義

吳語有見於釋氏書者如謂露體爲赤骨力靈隱慧遠禪師云赤骨力貧無一錢呼瓜瓤爲瓤（音練）見法華文句記及涅槃經疏睡一覺爲一寣（音忽）酒儒遇賢禪師偈云長伸兩脚眠一寣他如呷醋咬陳姜釘樁搖艣

鞾鑲動指停因長智隈刀避箭前不遘村後不迭店
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
等雜見不一聊識於此以資談笑
就壻今之贅壻也見公羊傳襄十六年注疏亦稱入舍
女壻見夷堅志
舉子投行卷於公卿舊嘗投而今復投者曰溫卷陸放
翁詩硾教紙熟修溫卷慨得驢騎候熱官
泰山頂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劉侗帝京景物畧云按
稗史元君者當漢時東嶽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

女至五代殿圮石像仆唐時金童沕盡女淪於池至
宋真宗封泰山還次御帳滌手池中石像浮於水面
出而滌之則玉女也乃命有司建小祠安奉號爲聖
帝之女封天僊玉女碧霞元君明崇禎朝封天妃爲
天僊聖母青靈普化碧霞元君按閩書天妃姓林氏
父願王氏據閩時願官統軍兵馬使妃乃願之第六
女生於晉天福八年能乘席渡海雲遊島嶼以宋雍
熙四年昇化厥後嘗衣朱衣飛翔海上里人祠之宣
和癸夘給事中路允廸使高麗中流遇風八舟溺其

七獨路舟見妃朱衣坐桅上舟賴以安還奏於朝賜祠額名順濟自是累顯靈應高孝光寧理宗之時竝加封號元世祖時以神護海運有奇應封護國庇民天妃明洪武初亦以護海運加封按此則元君與天妃非一神明矣崇禎時合而一之果何據乎又 本朝張學禮使琉球記云舟過梅花所通事言天妃此地人姓蔡爲父投海身亡後封天妃此則與閩書又不同矣

佛道二氏自其迹而言皆與周孔之教相戾而兩家又

互爲排擊各不相下迄無定論但道曰長生佛曰無生難易既殊高下自見楞嚴以十種僊與六趣並列有旨哉

善乎司馬君實之言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爲神僊者服食修煉以求輕舉其爲術正相戾矣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寇謙之遂合而爲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又馬氏端臨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敎又一說也黃老莊列之書所言者清淨無

爲而已而畧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淨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以下以及近世黃冠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之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説畧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道家本末以上兩説該括無遺矣今按言煉養者即十種僊中之堅固金石堅固動止堅固津液堅固精色

堅固思念等言服食者即堅固服餌堅固草木等言符籙者即堅固咒禁也造其極者始得長生然亦必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合乎清淨無爲之旨而後得之其得之者不過千萬人中之一二而已而猶在報盡還來散入諸趣之境至如經典科教皆出後人杜撰都無深義抑又卑卑不足數矣

世多以鄭櫻桃爲石虎優童詩家亦嘗用之及攷崔鴻十六國春秋則云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虎甚寵惑之生子邃宣遵立爲天王皇后及邃以罪

誅鄭廢爲東海太妃後遵自立尊爲太后爲冉閔所殺則以爲優童者謬矣

潘岳西征賦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按史記晁錯傳註錯音厝賦叶韻作七各切令後人爲之不免貽誚

杜牧詩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黃麇按北史馮淑妃傳妃名小憐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齊後主寵惑之齊亡周武帝以妃賜代王達後達爲隋文帝所殺以妃賜達妃兄李詢詢毋令著布裙配舂牧之詩蓋詠

此然以小憐爲珊瑚未知出何書當訪之博聞者又糜者謂粥也以爲舂黃粱則可糜豈可作米粱字用耶其謬則王楙野客叢談已辨之矣

坡詩邂逅陪車馬尋芳謝朓洲凄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昔人謂之扇對格余謂坡雲龍山觀燒詩崩騰井陘口萬馬皆朱幘搖曳驪山陰諸姨爛紅裙亦扇對也西京賦云招白間下雙鵠投文竿出比目御覽引風俗通云白間古弓名文選作白鷴非扇對濫觴或由乎此

左傳驪姬欲立其子賂二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林堯叟注云使俱曰者姬又使二人合辭而稱美其事蓋二人始進前說獻公未決故復使稱說其美余謂林解非也使俱曰亦是二五之語承上二句言如此則使民與戎俱曰晉之疆里於是益廣大矣於

文勢似較順

五子之歌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其五言之權輿乎後世詩篇之有其一其二亦昉於此

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之始也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九言之始也後之為九言者亦間有八言則絕少矣

王季重詩如中秋示兒云餅缺先誰齧瓜圓是我期美人鬬草云大姨誇十錦小妹賽三鮮打臂輕還褪羞頤罵復前錢牧齋曰此皆胡釘鉸張打油所不為也

按太平廣記傴僂人伊周昌號風子有題茶陵縣詩時謂之覆窠體江南呼浅俗之詞曰覆窠猶今云打油也老杜謂之俳諧體唐人有張打油北夢瑣言傳燈錄並有胡釘鉸

葡萄顆多圓獨哈密所産者其形楕長可徑寸其地又産瓜皆甘美特異於常但不可多得耳

夷堅志云門加扃鎖但壁隙裝輪盤以通飲食按此卽今官署所謂轉筒者也

東坡詩玉川何日朝金闕白晝關門守夜叉盍因盧仝

詩有夜义當晝不肯啟夜半醮祭夜半開之句也而夜义守門不知其所從出按釋典云忉利天城七重九百九十九門每門有六十青衣夜义守之玉川詩或用此耶

莊子在宥篇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句而不物句故能物物余謂當以不可以物句言不可同於物也物而不物句言雖物而不為物用也

漢書藝文志載莊子五十三篇今存者三十三篇其中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蘇子瞻以其淺陋不入於

道删去之是也說劍篇差爽健以戰國策士之文

傳燈錄五臺山隱峯禪師鄧氏子將示滅先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卧去吾甞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按傳法正宗記云闍夜多尊者以首倒植而化則倒化不始於隱峯矣但東土則未經見耳

顧炎武日知錄曰今之佛經皆題云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興國號非也大秦乃西域國名見後漢書西域傳余謂顧氏誤矣凡經必載翻譯人名羅什所譯

皆云姚秦不云大秦也所以稱姚秦者以姚氏立國之時有苻氏亦國號秦故以姓別之曰姚秦苻秦耳姚興請什公譯經見於晉書載記豈顧氏未之攷耶且譯人自漢訖元無慮數百家童壽所翻十之一二而謂佛經皆題羅什之名不已疎乎

吳語呼左為際須古聯珠通集云去後空留左脚鞋注云左子計切

梁劉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時魏使崔劼在坐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

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為怪觀此則知鹿尾自六朝時已尚之矣

蹄駮者蹄與尾全駮色雜不全也魏都賦云謀蹄駮於王義

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玩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戸之間容光能幾按國語楚靈王築三城使子晳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注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

報應之說儒者多不之信然彭生之於齊襄也如意之

於呂后也魏其灌夫之於田蚡也賈逵王凌之於馬懿也休仁之於孝武也苻堅之於姚萇也非載諸史册者乎何獨至釋氏而疑之

光武渡滹沱王霸詭言氷堅至前而氷果合唐太宗擊宋金剛登丘而寢賊兵四合有蛇鼠齧面而驚寤金太祖迎遼兵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渡混同江無舟以濟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元兵分駐江沙而潮汐三日不至信乎真人之興必獲天佑豈偶然哉

魏之有爾朱榮猶漢之有董卓也然榮擒葛榮走元顥其有功於魏朝不小又能識賀六渾於憔悴收黑獺於降人其知人亦超於卓遠矣未可以其殘虐而一視之也

何進之召卓魏肅宗之召榮其事正相類及李傕用賈詡之策而攻長安爾朱世隆納司馬子如之謀而向京師又極相類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後人不能鑒前人之失何耶

古人名與字大率皆一字亦間有兩字而有三字名如

令尹子文名穀於菟趙元昊子名佞令哥是也有三
字字如張天錫字公純嘏是也明萬曆間汝南秦秀
才鎬字京頗工詩袁小修曰京字獨一字自東漢以
下無之矣
后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見山海經
饅頭饅字當作䊡見束皙餅賦
范至能説燕北人呼酒瓶爲峞卽罌字語訛耳大將之
酒瓶必使親信人負之以防毒害號曰背峞故韓世
忠之軍用以爲名

越上秘色器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臣下不得用故曰

秘色

汝窯宮中禁燒内有瑪瑙末爲油惟供御揀退者方許

出賣

摶換者漫帛土偶上而䌰之已而去其土䌰帛儼然成

像矣今謂脫沙者是也

明萬曆中太宰孫丕揚患中人請託難於從違大選外

官始立掣籤之法常熟顧仲恭作竹籤傳以刺之其

文絕佳然其法遂相沿至今

顏氏家訓曰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言其文多而無當也陸務觀詩文辭博士書驢券職事參軍判馬曹

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謚也見史記索隱

唐漢中王瑀頗知音聞康崑崙奏琵琶曰琵聲多琶聲少蓋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順鼓曰琶也後人知此義者鮮矣

語云少所見多所怪佛經言摩竭大魚長十餘里目如

二日齒如白山覽者鮮不以爲荒誕矣宋史載紹興十八年漳浦縣崇照鹽場海岸有巨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不動至剜其目始覺一轉鰲而傍艦皆覆二十四年海鹽縣有巨鰍偃沙上其高齊縣門若但以目所未睹而怪之真夏蟲之見也夫

朱子刈麥詩霞觴幸自誇真一垂鉢何須問畢羅畢羅或旁加食字今俗呼波波千寶周禮注祭用𩞄𩟪晉呼爲環餅又曰寒具卽今饊子

古人如而二字通用左傳星隕如雨金剛經如如下如字無

不動古鏡銘和以鉛錫清如明皆當作而孟子望道
而未之見而居堯之宮皆當作如若此者非一矣
某御厨者唐長安舊人能為鷺鷥餅天喜餅馳蹄餤春
分餤密雲餅鐺糟炙瓏璁餤紅頭五色餛飩子毋饅
頭見陸務觀南唐書雖製法不傳存其名亦自可喜
播州古夜郎且蘭地唐乾符中太原人揚端將兵擊南
詔留其地子孫家焉明初楊鑑内附授宣慰使至萬
曆時楊應龍叛乃滅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
四川貴州二省楊氏歷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軍餉費

至二百萬僅而平之偏沅設巡撫實始於此

白樂天和元微之晨霞詩慈氏發真念念此閻浮人左命大迦葉右召桓提因按翻譯名義集釋提桓因此云能天主乃三十三天之主所謂帝釋也雜阿含經云佛言帝釋本爲人時行於頓施堪能作主故名釋提桓因則白詩桓提應作提桓爲是梁簡文謝上爲開講啟云提桓所聽而今得聞可證白詩之誤

廣絕交論匍匐逶迤折枝舐痔按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宋儒註孟子以爲折草木之枝謬矣

唐人詩況伊如燕這身材又這回休更罪楊妃詩中用
這字亦僅見

白樂天詩兩衙但不闕一醉亦何妨陸魯望詩但和大
小包但下俱自注平聲亦少有知者又陸務觀老學
菴筆記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
者是也

放翁詩巧曆莫能知雨點智度論摩醯首羅天大雲降
雨雨大千界一切衆生無能知數唯此天王能知之

維摩經維摩詰問文殊師利言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

德成就師子之座文殊師利言東方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於是維摩詰現神通力卽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其室廣博悉皆包容無所妨礙又舍利弗心念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時維摩詰知其意卽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諸大衆上方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維摩詰化作菩薩到彼佛前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於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

薩於是鉢飯悉飽衆會謝靈運山居賦云庶燈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楊烱盂蘭盆賦上妙之座取於燈王之國大悲之飯出於香積之天用此

友人貽余藥物數種中有名獨脚蓮者未識其用攷本草亦不載偶閱夷堅志云鄱陽山間生一種草始萌芽時便似蓮房俗呼爲獨脚蓮移植園圃中蛇虺不敢過其下或被其氣薰漬者多死意卽是此種耶於人或可以治蛇毒也

楊雄解嘲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注云連蹇猶淹蹇

連去聲今吳人罵人爲連蹇本此

餬口字出左傳杜注云餬鬻也後人多訛餬爲糊可笑

杜牧詩流水舊聲人舊耳他山師舊耳聽鶯啼本此

獨孤及詩徒言屼水纔容舠注云纔去聲亦僅見

凡筍下番者不能成竹秪可供食耳曾茶山詩丁寧下番須留取障日遮風却要渠失其義矣

碎金集云芒種後壬日入梅夏至後庚日出梅歲時記云梅一作壓亦作黴每年壓高幾尺但看芒種後如三日得壬卽壓高三尺餘倣此凡安頓書畫物件宜

避塵蒸量其高下置之又神樞經云芒種後逢丙入
梅小暑後逢未出梅
左傳楚子侵鄭至於城麇鄭皇頡戍之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後世稱上下其手者本此由是以觀則宰嚭之諂佞有自來矣
史記作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

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此最快論牟子遇闢佛者示之曰吾之贊佛不能使佛高子之謗佛不能使佛下二者語意正合

今詩中常用揭來字困學紀聞云始自思玄賦楊升庵云楚辭車既駕兮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舊註揭去也又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揭來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揭至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注揭何也若然則揭之爲言盍也

非是發語辭矣顏延年秋胡妻詩揭來空復辭皆謂盍來始通余謂升庵作盍字解亦不甚明了大畧語辭之義爲長若膠鬲語則是何字解而伯厚謂始於思玄賦亦非矣

溫子昇有閶闔門上梁祝文困學紀聞云此上梁文之始也兒郎偉猶言兒郎懣樓攻媿常辯之余按子昇文未載兒郎偉之語當更攷之兒郎懣義亦未解

魯昭公乾侯之事當以宋儒胡一桂之說爲正趙氏在晉猶季氏在魯史墨之對必是窺見晉室君弱臣强

之漸故爲此論以迎合簡子之意耳其曰爲君愼器與名不可假人乃是正論

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竊佛不好處上句則未然下句則良是

陸龜蒙詩手携鞞鐸佉自注云唐言楊枝按西域記云象堅窣堵波北山巖下有一龍泉是如來受神飯巳及阿羅漢於中漱口嚼楊枝因卽植根今爲茂林後人於此建立伽藍名鞞鐸佉唐言嚼楊枝陸注但云楊枝其義未備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王淩諸葛母丘齊與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廻隋季之王威高君雅皆乃心帝室狥國忘身史家皆以逆書之豈勸忠之義乎朱子作綱目亦自沿襲舊文未盡糾正何哉

唐書楊妃傳命工貌妃於寢殿貌作入聲梅聖俞詩妙娥貌玉輕邯鄲自注貌音墨

陳陶詠竹詩青嵐帚亞思君祖綠潤偏多憶蔡邕按陳張君祖竹賦云青嵐運帚碧空埽煙蔡邕竹贊云綠潤碧鮮紺文紫錢陶詩用此

今之云字乃員字之省文見書經正義秦誓篇

孟郊詩萱草兒女花不解壯士憂坡詩我非兒女萱

企喻讀曲子夜歡聞並樂府曲歌名宋樂府有讀曲歌

漢書藝文志有尹都尉移植棗杏梅李法淮南子時則
訓其官司空其樹楊宗懍春望詩都尉新移棗司空
始種楊

韓非內儲說似類曰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
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鄭袖言惡臭而新
人劓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

走故燒芻膾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班固漢
書祖之曰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弑
豎牛奔走叔孫卒郈伯毁季昭公逐宰嚭譖胥夫差
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
世繼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
東平誅宋祁復效之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
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楊升庵
云東坡贈朱壽昌詩長陵揭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
將軍開皇空記苦桃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

誰復譏頫谷封人羞自薦亦用此法又奇矣余讀劉夢得詩歎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垓下敵禽鍾室誅徹舟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是效此法者又不始自東坡矣容齋隨筆云此法本自荀子成相篇

昔人有三句詩楊栁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唐人作也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人故中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唐天臞寄友詩也又明

雲南提學彭綱詠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吹綠葉翠翩翩露出幾枝紅鸚䳇楊升庵詩話云刺桐花雲南名爲鸚哥花以花形酷似也彭詩本四句命史寫刻於匾遺其一句復誦之覺意足乃不更改

困學紀聞説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卽鳳凰歟按兩都賦上觚稜而棲金爵注云金爵鳳也則爵之爲鳳信矣

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晏小山詞佳句也全唐詩作

翁宏詩門掩落花春去後牕含殘月酒醒時錢牧齋列朝詩集中張彥倫詠愁詩也全唐詩作韓漉但以春去爲人别耳昔人之作多有傳寫錯誤者俟考正之

段柯古有興善寺左顧蛤像聯句詩自注云舊傳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逾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寘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食蛤非陳宣帝也而傳燈錄載唐文宗嗜蛤蜊海民供遞甚勞一日御饌中有

肇不張者帝以其異卽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遂貯以金粟檀合賜興善寺令僧衆瞻禮召惟政禪師問是何祥師曰此乃啟陛下之信心耳帝悅據柯古注則六朝之時已有此像矣抑文宗時別有一像耶不然豈有事出本朝而昧焉者耶

莊子齋物論嗒然似喪其耦蓋物之所以不齊惟其耦也喪其耦而後能使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楞嚴云塵旣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身心快然獲大安隱信乎莊生之書與佛教相表裏也

養生主一篇本說養生末又說送死正見生有涯而養其無盡者無涯是進一步法與逍遥遊用大不如無用人間世用世不如出世同一機軸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薪有盡而火無窮喻形有死而元神無死也者个元神便是生之主養者養此而已

余每愛左氏傳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以一句發端莊子人間世南伯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與左氏一樣筆法而拖

神人以此一句過下用筆更奇

齊物論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且獨無師乎菴人處世間酧應之際皆不免有成心既有成心則是非由此而生物之所以不齊也返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渾然一性善惡不萌安所論是非哉禪家云覓心了不可得又云迷時結性成心悟時釋心成性又云向父母未生前道取一句便是這箇道理

古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云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莊子云藏舟於壑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

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信浮生之不足把翫矣及讀楞嚴月化日遷刹那不住微言精義勝妙獨出恍然如更上一層樓也

秋水篇夔憐蚿五句是過峽文字五句爲綱下一段是目徐無鬼篇中亦然有暖姝者三句是綱下三段是目此古人文字提綱之祖

班固漢書沿襲史記處爲多而賈生傳載生諸疏晁錯傳載錯言兵事貴粟及賢良策韓安國傳載大行王恢辯擊匈奴一段甚詳匈奴傳補太始元年以後至

王莽事讀者宜詳之

木難碧色珠也南越志云金翅鳥沫所成今所謂祖母綠智度論云摩羅伽陀珠金翅鳥口邊出綠色能辟一切毒其說與志合

齆鼻出十六國春秋後趙錄謂鼻塞也當作齆

活板自宋布衣畢昇始慶曆間人

左傳莊公寤生杜氏解以爲寤寐而莊公已生夫婦人免身豈細故耶寤寐而兒已生恐無此事應劭風俗通曰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余按高麗王位宮

其曾祖宮生能開目覘位宮初生亦然高麗呼相似爲位故名曰位宮則應氏之說爲近之

高僧傳隋釋法進業坐禪後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痛問其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卽除石子所苦便愈其事與月光童子絕相類信知如來藏中性水真空循業發現也

左傳華不注在今山東濟南歷城縣東北下有華泉逢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是也華讀如花不讀如柎柎跗趺並音孚花鄂足也象蕚蔕形蕚與鄂通花下有蕚蕚下有跗相承覆也李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綵翠如芙蓉正取花跗以比擬之耳毛詩鄂不韡韡不亦應讀孚朱傳讀如字訓豈不失之矣

金題押頭也玉躞軸心也錦贉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縹褫音蹄標外加竹界而打擫其覆首名曰標褫見米海岳書史

宋史姦臣傳二十一人而閩人居其九蔡確呂惠卿俱晉江人章惇浦城人蔡京僊遊人父子兄弟四人黃潛善吳處厚俱邵武人

詩鴇羽王事靡盬許氏謂王事不可以不堅緻常熟顧大韶曰以不堅固訓盬字毛鄭皆然以不可以三字訓靡字則其解頗曲而未暢竊謂靡盬二字各自爲義漢書爲酒以靡穀注靡散也說文靡披靡也徐曰披靡分也蓋謂王事如草之披靡而不植如盬之細碎而不堅固正臣子勤勞奔走之時也余謂此說最

爲近理然先儒從無此解姑識於此

無衣序云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孔氏曰武公以孽奪宗於法不當賜之命曰美者其臣之意美之也程氏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美也申公說唐公孫偁弑三君而取其國畫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之爲晉侯國人作此以刺之朱子痛闢小序主刺不主美是也觀孔程二說則美中固有刺矣

羔裘自我人居居自我人究究朱注居居究究未詳毛氏曰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也據爾雅居居究究惡也毛說葢本此

葛生序云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按春秋傳獻公伐驪戎滅耿滅霍滅魏伐東山皐落氏滅夏陽滅虢滅虞敗狄於采桑所謂好攻戰也

秦風車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鄭氏曰欲見國君者先令寺人傳告之秦之用寺人舊矣其後遂以寺人亡天下令者不樂逝者其耋言爲樂恐失時也厥後始

皇幷天下大興宮室鐘鼓美人之奉蓋秦俗自昔巳然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哉

楊泉物理論稻粱菽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爲四十凡百穀故豳詩云播百穀

國風之關雎小雅之鹿鳴舊說以爲刺詩余意孔子删詩正樂雅頌各得其所恐不應以刺詩冠風雅之首自當以小序爲正

天保定爾朱注云爾指君也余按申公說此大臣祝頌天子之詩祝君而謂之爾者蓋稱天以臨之

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
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
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鄭氏曰此文王爲
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漢書匈奴傳懿王時王室衰戎
狄交侵詩人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
日戒玁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
之詩人美大其功曰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則又以采
薇出車爲懿王宣王時詩葢秦火之後簡帙散佚經
師習傳各有異同耳

魚麗正義以君子有酒旨絕句且多二字爲句言酒既

旨美魚復衆多下三章還覆上三章首章且多四章

云物其多矣二章且旨五章云物其旨矣三章且有

六章云物其有矣明是緊疊上文物字皆指魚也朱

子以有酒旨且多爲句言酒旨而又多似不如舊說

之爲善

楞嚴經烏萇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彌伽釋迦此云能

降伏宋高僧傳云釋迦稍訛正云鑠佉此曰雲峯與

長水疏異

雲棲宏公曰古本筆授後有羅浮沙門懷廸證譯一行今本失之宜從古增入按開元釋教錄云懷廸循州人住羅浮山南樓寺遇梵僧賫梵經一夾請共譯之勒成十卷卽楞嚴經是也錢牧齋曰按譯塲有證梵本證梵義證禪義各一員私譯不具設員故無證梵等位廸久習經論備諳五梵能兼三譯之任故兼稱證譯也

於與于音義並同書經多作于惟金縢爲壇於南方北面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作於

湛露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按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此所謂不醉無歸也

庭燎孔氏曰美宣王勤於政事因以箴之其說是也鄭箋以爲王不正雞人之職而問夜早晚故詩人箴之其說淺矣

圻父鄭箋云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按書酒誥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蔡九峯註以若疇句薄違句與鄭氏不同葢古今句讀之異耳如論語書云孝乎句惟孝友於兄弟句而潘安仁閑居賦作孝乎惟孝亦類

此也

無羊牧人乃夢衆惟魚矣集註云夢人乃是魚穿鑿可

笑凡注有必不可從者此類是也

十月之交豔妻煽方處箋作閻妻葢漢書杜欽傳云然

班倢伃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閻即

豔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按國語秦伯賦鳩飛韋昭注云小

宛之首章也

小弁朱註宜臼作此以自怨序以爲太子之傅作不知

何據按朱註孟子亦云宜白之傅作此詩今註詩獨
不主序說蓋惡序之過而忘其自相矛盾矣
何人斯朱註云蘇公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
言愚按詩既言惟暴之云則已明指暴公何云不欲
直斥耶又云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也
明矣竟若此詩之作專責暴公之譖已而借何人以
爲辭則全失詩之本義矣
大東或以其酒以下三章錯舉天漢織女牽牛啟明長
庚天畢南箕北斗皆刺當時在位之人不稱職唐盧

仝月蝕詩葢本此

楚茨序曰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孔氏曰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朱註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不主序說下信南山甫田大田意畧同今考詩中無公卿田祿之文不知朱子何所據也五章鐘鼓送尸鄭氏云尸出入奏肆夏也肆夏是天子之禮毛鄭主思古明

王故引周禮爲說朱子主公卿奉祭則不當仍肆夏之文郊特牲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是卿大夫不得奏肆夏矣朱子說誤也

甫田朱註此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而卒章末二句云此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宜報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也以萬壽無疆頌農夫恐於理未安朱子說詩有極疎脫處此類是也

大田朱註此詩爲農夫之辭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竊謂曾孫主祭之稱農夫稱公上爲曾孫恐未

安亦未知朱子何所據也

瞻彼洛矣朱註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葢本曾詩說也今按韎韐乃將率之服非天子所御保其家邦亦非頌美天子之辭

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朱註此天子美諸侯之詩葢以答彼洛矣也乃鑿空之說無所依據

桑扈朱註不從序云天子燕諸侯之詩然無所據

鴛鴦呂氏曰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序曰刺幽王也古之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註謂此爲諸侯答桑扈之詩未知何據顧氏大韶曰朱註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夫鴛鴦之罹畢羅比豈吉祥善事而以興人主之福祿乎此二章乃一正一反以爲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災靜者之无咎也周自昭王南征而不復穆王西征而徐叛自此以還以巡狩爲危事故卜征五襲吉而後行此所

謂交萬物有道而詩人以爲諷也正與魚藻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同義一吟咏而知非盛世之詩矣此之不解豈所謂以意逆志者乎

顧大韶字仲恭常熟人少治詩義專門名家錢牧齋亟稱之其論詩曰詩有齊韓魯三傳毛傳出而三家廢鄭箋時與毛異唐宋諸儒多與毛鄭異朱子盡掃毛鄭槩以鄭衛爲淫風世儒皆知其繆其尤踳駁者則不取義之興也既不取義矣又何興乎又有全不會小序之意妄自删改者伐木之序曰燕朋友故舊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此篇乃荅上篇棠棣之意雖燕親戚而以朋友爲重棠棣譏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至於父舅兄弟亦當以酒食相親洽也朱子取小序首句而刪去下二句則直以父舅兄弟爲朋友矣其可通乎

頍弁序曰刺幽王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也朱註以爲燕兄弟親戚之詩玩詩中死亡無日無幾相見情詞廹蹙决非歡樂喜悅之語而如彼雨雪先集惟霰憂禍之義顯然自當以序爲正

車舝序曰刺幽王嬖褒姒而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朱註以爲宴樂新昏之詩今玩首章思孌季女逝兮明是想望而未得之辭鮮我覯爾覯爾新昏通篇語意皆然若新昏而燕樂則既已得之何爲復作想望語耶

魚藻朱註云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采菽天子所以答魚藻也與前篇鴛鴦之義同皆不主序說未知何據

角弓老馬反爲駒朱註云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

自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懲矣而反自以爲駒竊意此詩乃刺王不親九族不應連章敘小人之貪爵位也

菀柳上帝甚蹈朱註改作神據戰國策以改經恐未可訓

都人士朱註謂亂離之後人不復見都邑之盛人物之美而作是詩玩經文無亂離之意

白華朱註謂申后被黜而作此詩之子與碩人皆指幽王非也衛詩碩人其頎碩人指莊姜此詩碩人正指申后莊姜失位與申后見黜畧相似故詩人皆以碩

人稱之詩人既惡褒姒決不稱以碩人而一篇之中既斥王爲之子又斥王爲碩人於屬文亦無是體也

緜蠻朱註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玩詩文絕無鳥言之意以教誨施之於鳥已不可以後車載之豈復有是理乎

文王緝熙敬止毛鄭與朱子皆以熙爲光明止爲語助愚謂緝熙爲光明則學有緝熙於光明復作何解止爲語助則大學之敬止何以有止仁止孝之説耶

板上帝板板與菀柳上帝甚蹈正同假上帝之尊以斥

王也朱子以爲天帝誤矣

抑序以爲刺厲王然武公當厲王時年尚幼稚未爲諸侯不應作詩刺王故孔穎達以爲追刺厲王也朱子則以爲武公專以自警絕非刺王余考詩意乃託於自警以刺王其自儆即所以刺王也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若專以自儆不必設爲我爾之辭朱子意在排斥小序故其說如此

江漢告于文人朱註云文人文王也作召公考云作康公之廟器勒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亦無所據

召旻昏椓靡共自毛鄭而下皆主幽王信用奄人惟集註不從今按瞻卬時惟婦寺正與此篇昏椓相合集註於婦寺已主奄人立說何于此反獨不然

惟天之命朱註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葢據左傳何以恤我之文今左傳杜註以此爲逸詩況就詩說詩不煩改經從傳又詩序辨此詩無告太平之意然則清廟一章亦無成洛邑朝諸侯之意朱子何以取之維清之奏象舞烈文之卽政助祭序必有所據而云然不知朱子何以槩不取也

執競朱註云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朱氏孟章曰以周禮考之執競乃九夏之一是作於周公之時非祭成王康王也余按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孔疏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烈祖序云祀中宗之詩朱子以爲祀成湯之樂辨之云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者然必以爲祀成湯亦未知何據

宋龔開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贊三十六人者曰呼保義宋江智多星吳學究玉麒麟盧俊義大刀關勝活閻

謙牧堂藏版

羅阮小七尺八腿劉唐没羽箭張清浪子燕青病尉遲孫立浪裏白跳張順船火兒張橫短命二郎阮小五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鐵鞭呼延綽混江龍李俊九紋龍史進小李廣花榮霹靂火秦明黑旋風李逵小旋風柴進插翅虎雷橫神行太保戴宗先鋒索超立地太歲阮小二青面獸楊志賽關索楊雄一直撞董平兩頭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没遮攔穆廣拚命三郎石秀雙尾蠍解寶鐵塔天王晁蓋金鎗班徐寧撲天鵰李應宋史宋江等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此

諸人姓名意必當時所傳爲有據也錢牧齋詩月下

劉唐尺八腿本此

貫休詩以楞嚴爲禪髓樂天詩以壇經爲佛心神髓佛

心的是好對

蜀人呼粽爲叅筒吳中謂粔籹爲米果見放翁詩

坡詩甚欲去爲湯餅客湯餅世所謂長命麪也劉禹錫

贈張盥進士詩憶爾懸弧日余爲上座賓舉筯食湯

餅祝辭添麒麟坡詩正用此見宋人馬永卿嬾真子

宋人詩白髮衰天癸丹砂養地丁屬對甚工

洛陽謂牡丹爲花成都人謂海棠爲花會稽謂桒葉爲葉

山谷詩蟹胥與竹萌乃不羡羊腔陸德明周禮音釋云蟹胥蠏醬也

宋仁宗賜懷璉禪師龍腦鉢盂師曰吾法以瓦鉢食此鉢非法對使者焚之後乞還山英宗賜手詔有經過菴院任性住持語師藏之不以示人東坡爲師撰宸奎閣記欲一見師終不出示寂後始得之笥中後代善知識恐未易有此

唐元黃之維摩詰畫像碑言論辯了有類鵬耆按鵬耆
舍佛之聲聞弟子也佛言言論辯了而無疑滯鵬耆
舍比丘是見增壹阿含經第三卷餘經未見故表而
出之鵬耆舍應是梵語不知華言云何撿翻譯名義
集聲聞部亦無可考

藥草獨脚蓮見夷堅志余已記之矣又考本草註土宿
真君云獨脚蓮能制汞又陸武園祚蕃粵西偶記云
獨脚蓮根如黃連而大治癰疽腫毒持入藥肆肆中
諸藥香氣盡消以此爲真三脚五脚者次之武園官

粵西學使其得之見聞者必有據矣

莊子知北遊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况此一段從來解者皆以固不及質爲句所以爲之解者多迂曲難通玩文勢當以固不及至狶也十四字爲一句質正即周禮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者獲則質正之名也監市猶監門市吏也履實也履豬估實價也每下謂先問其首而漸及於尻也况喻也曉也設市有賣豬者就質正平其價質正問於監市監市則履豬首以至於尻舉其

肥瘠則豬價曉然使問其首而不及於尻則豬價未曉也豬之首尻有異不可謂尻之非體也道之上下有異不可謂下之非道也質正之問知尻之爲豬而夫子之問不知屎溺之爲道故曰不及也

莊子徐無鬼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言齊人憎其子投之宋宋人以爲閽如此解較舊說似直截

莊子外物篇物之有知者恃息息生也言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知覺

莊子大宗師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丘高地也言凡有足者無不願遊焉至人之以德爲循亦遊焉而已豈真勤行之哉

又曰是自其所以乃猶云乃其所以如此也是倒字法

莊子應帝王紛而封哉句一以是終句謂萬事雖紛而封域不出於一也以是終者總結食豕如食人以下五句言列子守此學術以終其身也

明陸采曰唐宋諸帝謚號皆取漢晉所未用者雖遼金亦能知此惟元氏好蹈襲本朝因之故諸廟之號同

於唐宋諸陵之名亦然余按陸氏之說是矣然唐之肅宗則漢章晉明元魏孝明北齊孝昭巳有此號其後金頗淑刺亦謚肅宗又金世宗父追號睿宗金盈哥遼主璟號穆宗金亮父號德宗又金主珣號宣宗皆同唐號金熙宗父號徽宗西夏主仁孝號仁宗遵項號神宗並同宋號金章宗父號顯宗仝漢明晉成宋孝宗同晉穆遼天祚號順宗同唐

列子曰古者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

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介葛盧知牛音

公冶長辨雀語後世廣漢陽翁偉李南並能知馬鳴渤海僧隆多羅識猪語楊宣知鸛鳴見於左傳論衡抱朴子益都耆舊傳等書今得其傳者鮮矣遼宗室神速姑能知蛇語更奇

唐人謂中書舍人爲小鳳翰林學士爲大鳳丞相爲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謂直龍圖閣爲假龍龍圖閣待制爲小龍龍圖閣學士爲老龍見方勻泊宅編

劍南詩輕雷轣轆斷梅初殘籜縱橫過筍餘自注云鄉語謂梅雨有雷爲斷梅謂筍出林爲過筍斷梅過筍殊有韻致

又詩浮蟻撇嘗人散後撇嘗謂釀新成未及漉先用醆撇而嘗之也見白香山詩

又詩蔡粥數匙晨壓藥盞用藥而欲其力達下部者醫家每云以美膳壓之是也

又詩禿尾猶無漫漢驢事出北齊書楊愔傳

又詩阿囝畧如郎罷老囝音減顧況集閩俗呼子爲囝父

謙牧堂藏版

爲郎罷此詩戲用閩語也馮定遠以爲不可

老杜詩獻花何日許門徒翻譯名義集徒弟子謂門徒弟子

法喜禪悅者法喜謂見法生內喜也世人以妻色爲悅菩薩以法喜爲悅禪悅食者謂以禪法資其心神而得禪定之樂即得增長資益也

楞嚴經阿難已知如來世尊訶須菩提及大迦葉爲阿羅漢心不均平事見維摩經須菩提以長者豪富自恣多懷貪吝愍其迷惑故多就乞食迦葉以貧人昔

不植福故生貧里愍其長苦欲令積善多就乞食淨
名謂萬法同相不應分別故並譏之經云如來所訶
者兩羅漢皆佛大弟子歸功於佛也
王勃普惠寺碑譯雉林之寶偈按智度論昔有野火燒
林林中有雉入水漬羽以救其焚即雞頭摩寺也亦
名雞園
毛道凡夫者謂行心不定猶如輕毛隨風東西也見魏
譯金剛經
壞色衣即袈裟也壞色有三種一青謂銅青二黑謂雜

泥三木蘭謂樹皮

白樂天雜興詩四月芰荷發越王日遊嬉左右好風來香動芙蓉蕊嬉字叶上聲他詩未見

樂天東林寺白蓮詩洩香銀囊破効陶詩團團新晴月林外生白輪銀囊白輪字甚新

僧史畧云唐天寶元年西蕃五國來寇安西二月十一日奏請兵解援發師萬里累月方到明皇詔不空三藏誦仁王護國陀羅尼方二七遍帝忽見神人五百員帶甲荷戈在殿前帝問不空對曰此毗沙門天王

第二子獨健副陛下心往救安西也其年四月奏二月十一日巳時後城東三十里雲霧晦冥中有神長丈餘被金甲至酉時鼓角大鳴地動山搖二日蕃寇犇潰斯湏城樓上有光明天王現形謹圖樣隨表進呈帝因勑諸道州府於西北偶居置天王像按毗沙門此云多聞福德之名聞四方故北方天王名也即今之真武是天王各居四方一面而此土多祀真武他未聞焉應是唐世遺風矣

東坡羅漢贊梵書旁行俛首注視法苑珠林云昔造書

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左行次曰佉盧其書右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佉盧居于天竺黃史蒼頡在于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于鳥跡文畫誠異傳理則同

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此云野鵲子）巢于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東坡法雲寺禮拜石記云芻尼巢頂霑佛氣分後皆受報謂此事也受佛氣分用楞嚴經語

經言一由旬此云四十里考智度論則有分別大者八

捉繩一頭舍利弗捉一頭共經之時舍利弗欣然含
笑須達問尊者何笑答言汝始於此經地六欲天中
宮殿已成汝果報也梁簡文善覺寺起刹啓鶖鷺引
繩方斯取埒舍利弗此云鶖子也
六和敬者和同愛敬也一同戒和敬二同見和敬三同
行和敬四身慈和敬五口慈和敬六意慈和敬見法
界次第僧稱六和葢本於此
華嚴演義鈔云目廣清淨洞徹分明諸菡方整堅密鮮
白江總優塡像銘云睟雲菡雪簇十六字爲四字具

見琢鍊之妙

佛印與蘇子瞻書世多有刊本余收得其眞蹟亦稍有異如刊本人生一世間眞蹟無閒字縱未得到如來地眞蹟作未能三世諸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眞蹟作亦只是至於言下承當刊本作脚下自當以言下爲是書末珍重下刊本多一也字似亦覺贅

猩猩氊或謂以猩猩血染成得名非也余詢西洋人云彼中有一種紅果味甘可食用其汁染罽作大紅色雖水漬泥汚永久不渝此土所製者反是眞贋之辨

可以證知矣

佛成道已在道樹下時有五百商人經過二爲首者以蜜麨供佛四天王各持一鉢奉上盛食佛皆受之累置掌上按合成一爲應供器陸龜蒙開元寺佛鉢詩空王初受逞神功四鉢須臾現一重開元寺在蘇州高青丘姑蘇雜詠中亦有詩未知鉢今尚存否

大阿育王經佛滅度後八國共分舍利阿闍世王分得八萬四千以紫金函盛之作千歲燈火於五恒河沙水中造塔藏之梁簡文帝與僧正教云塔裏紅函止

傳舍利是也

羽緞來自西洋此間人以爲鳥毳所成葢顧名思義云爾彼中實用羊毛織之葢彼土羊毛較中國者特細

高麗紙堅緻光澤人言是搗繭爲之余昔年奉使朝鮮詢之土人云是楮皮所作按本草釋名云穀音構亦作構陸機詩疏云構幽州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揚交廣謂之穀李時珍曰楮本作柠其皮可績爲紵故也楚人呼乳爲穀其木中白汁如乳故以名之陸佃埤雅作穀米之穀訓爲善誤矣陶弘景曰南人呼穀

紙亦爲楮紙陸氏又云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長數丈光澤甚好用之最博楮布不見有之由斯以觀則楮皮爲紙其來遠矣然今江南罕得其法葢中華失傳流於外裔者往往有之寧惟楮紙哉

宋傳亮文殊菩薩讚在昔龍種今也童真按文殊師利此云妙吉祥是過去龍種上尊王佛童真者卽是童子顯非童真行不能入佛法經中稱文殊善財等皆爲童子非謂稚齒也

影響衆者謂往古諸佛菩薩隱其圓極之果示同機衆

匡輔法王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見法華文句楞
嚴會中若文殊普賢觀音勢至諸大菩薩皆非迦文
弟子特以助宣大教故隱大現小各陳圓通正是影
響能仁耳

余家所藏法帖多有宋榻佳本風日晴美時一展觀古
香縈拂几研間迥非後代所能摹擬因錄其題跋圖
章如左賞鑒家亦或有取焉

聖教序乃弇州所藏有王世貞印元美弇州山叟圖書
中少師瑤泉跋云懷仁集右軍書古今流傳不翅天

球弘壁顧碑林模榻歲無虛日石有損剝字有殘闕近時欲求善本百不得一二此本獨完好如初榻時當是宋本得者宜寶藏之吳郡申時行題

虞恭公碑江南安氏物也前有安紹芳印康瓠齋祕笈後有琳瑯館安氏懋卿圖籍等圖書素對巖有跋謂是碑余家有二本此其次者亦不可得矣愚按此帖世不多見其書法謹嚴中更饒姿態中雖有闕字要是宋榻無疑對巖名松齡官　江南之無錫人

隙光亭雜識卷一終